

特稿

生活

故事

校园

金山故事

本期作品由上海市金山区故事学会提供

## 草莓情

□周海春

老李头年过七旬，早年丧妻，一个人带着一个智障儿子，家中的几亩地也无法继续经营，自己留下七八分地建了个大棚，其他的出租给了江苏来的草莓种植户老朱。

今年春节，新冠肺炎来势汹汹，村里的青壮年都加入到抗疫的第一线去了，老李头因身体原因无法参加志愿活动。他每每看到新闻里的抗疫事迹总会热泪盈眶，总想为村里做点什么。他想到种在大棚里的草莓开始熟了，他就让儿子去采些回来他拿到菜场去卖，由于草莓个头均匀、新鲜多汁，很快就卖完了。老李头将卖草莓的钱一张张叠好，又从皮夹子里翻出了一些钱，凑满了五百元，他用报纸将这些钱包好来到了村委会。

刚走到村书记办公室门口，就听见里面传来熟悉的声音：“书记，我来报到。”书记说：“老朱呀，按规定返沪人员要居家隔离14天，放心，你的草莓村里会帮你想办法，来先把承诺书和健康信息表填了。”原来是老朱从江苏老家回来了。书记转头看见老李头在门口，连忙招呼着进门：“李叔，你怎么来了，你身体不好，现在这个时候尽量少出门。”老李头向村书记递上用报纸包得严严实实的钱说：“书记，你放心，我已经好很多了，这是我的特殊党费，我也做不了什么事情，就向组织表达一份心意。”村书记打开报纸，看着这十元、二十元、五十元一张张叠得整整齐齐的钞票动容地说：“李叔，你每月配药治疗还需要钱，这钱你还是留着，心意组织领了。”老李头哪肯拿回去：“这么多年村里一直照顾我们爷俩，现在国家有难了，我再怎么困难也要尽我的心，书记，你就收下吧！为一线的人员买点抗疫物资。”

一旁的老朱已给老李头翘上了大拇指，掏出钱也要交特殊党费，村书记告诉老朱，他的组织关系不在这里，特殊党费无法交纳，可以交到他的组织关系所在党组织或者向红十字捐款。老朱无奈地把钱又塞了进去，说：“等我隔离期满了，你用得上我的尽管说，我义不容辞！”书记说：“好！那现在让我让志愿者随你一起去，到家后就要上封条了，生活上有什么需求你也跟志愿者说。”老李头连忙说：“书记，你如果信得过我，就把这事交给我吧，我和他住得近，也方便，不用志愿者跑来跑去的。”书记问：“你身体能行吗？”老李头说：“没问题的，你放心吧。”老朱也拍着胸脯说：“书记，也请你放心，我一个人怎么都行，14天里，没有特殊情况也不会给老李添麻烦的，就是这些个草莓要麻烦书记了。”村书记说：“行，没问题，你就安心在家‘战斗’。”

一路上老李头感谢老朱给他传授种草莓的技术，以及日常的各种帮助，两人你一言我一语来到了老朱住的地方。老朱进屋后，老李头帮他贴上封条后，又到自家的田头看了看，意外的发现红彤彤的草莓还长在地里，再到老朱的草莓大棚看看，发现有几段草莓稀稀拉拉，一粒红果都没有。哎呀，肯定是智障儿子采错地方了，也怪自己没跟儿子讲清楚。

第二天，老李头决定带着儿子到田里头把熟了的草莓摘了后去卖，把钱还给老朱，一到地里就看见有几个人在老朱家采草莓，他赶忙跑过去阻止：“你们赶快住手，要不然我报警了！”只见从棚里走出来一个熟悉的身影，笑着对老李头说：“李叔，是我呀，这不老朱在隔离嘛，我怕他的草莓烂在地里，就发动了朋友圈里的朋友们错时来采草莓，这个事情我跟老朱说过了，也要了他的二维码，待会儿草莓过好秤钱就直接付给他了。”原来是书记，老李头有点不好意思：“书记，你们都带着口罩一下子没认出来，我还以为是偷草莓的呢。书记，你们事多，要不把这活也给我吧，反正都是老朱的事，我一起揽了。您把安排的采摘时间段给我，我来负责他们的采摘和过称。”书记想了想说：“那就辛苦李叔了！”

于是，老李头每天都要去两个地方，白天是老朱的草莓地，傍晚是老朱的居住地，他会给老朱带点吃的，然后搬个板凳在门口陪老朱说说草莓的事，谈谈抗疫的事。很快老朱居家隔离的14天马上就要到了，解除的前一晚，老李头像往常一样来到老朱的居住地，把吃的和一包东西一同放到了门里边，老朱拿起吃的，打开那包东西一看，是一叠钱，数了数有三百多，他纳闷地问老李头：“老李，你给我钱是啥意思呀？”老李头回答说：“那是卖草莓的钱。”老朱更困惑了：“草莓钱不是都用二维码支付的吗？”老李说：“这是我的这份，还记得你回来的第一天我去村里交了党费吗？那钱是卖了你家的草莓得来的，我那儿子以为那块地还是我们家的，捡个头大的好的草莓给采了卖了，我也忘了那时候有几斤草莓，只有把家里能卖的草莓先卖了，把钱先还你。”老朱听着有点不高兴了：“这些钱我不能收，这两个礼拜你又是帮我送菜，又是帮我卖草莓，我都还没付你钱呢，再说你这钱是捐给党组织作为特殊党费支持抗击疫情的，我更加不能要了，就算你带上我一份呗。”老李很执着，他告诉老朱一码归一码，该还的钱还是要还的，他给老朱带的吃的都是自家自产的，不花钱，草莓也是村书记联系给卖的，自己也没出力。老朱拗不过老李头，就说这钱先收下了，后天下午麻烦他去一下村委会，有事要找他帮忙，老李头爽快地答应了。

按照和老朱的约定，老李头下午早早地来到了村委会，但就是不知道老朱要让他帮啥忙，问了也不说，只是送到了就知道了，正纳闷着一辆小货车开进了村委会，上面装着草莓、牛奶和饼干，还拉着横幅：一颗红心向党，满怀赤诚战“疫”！车上下来了老朱，他对老李头说：“今天我们两位老党员再向组织上交一份特殊的党费，向一直奋战在一线的村干部和志愿者们表表心意，可好？”老李头不知道老朱会来这一招：“这把我拉上不合适吧？”没等老李头撇清，老朱已走向村书记：“书记，虽然我组织关系不在这里，但我也是有着几十年党龄的老党员，您这次帮了我这么大的忙，老党员又整整服务了我两个礼拜，为了表达我的心意，我用卖草莓的钱买了些吃的喝的，再把剩下的红草莓也一起采了，作为我和老李的特殊‘党费’交给组织，这次您一定要收哦！”书记感激万分：“收，收，谢谢两位老党员！”

秦方几个月前提拔当了副镇长，老娘还是一点没顾他的面子，“上班”时间比以前还早。他上班的地点在镇政府办公室，老娘“上班”地点在附近几个居民小区的垃圾桶。说白了，老娘就是个捡破烂的。

这天，秦方带着市容所所长和几个相关工作人员，去各小区检查正式实施垃圾分类前的准备情况。在一个居民小区里，他远远看见老娘的头埋在垃圾桶里，不时扔出一只塑料可乐瓶，接着又是一张硬板纸，一下子感觉汗都要从脸上淌下来了。领导在检查，却出现这种情况，陪同的小区物业经理脸上的汗也“唰”地下来了，连忙跑过去把桶盖盖上，说：“老婆婆，你不能这样，这些垃圾都是大家按照要求分好的，你这乱翻一通，又都混在一起了。”

老娘抬头看看物业经理，又看看远处的秦方，一边把瓶子塞进袋子，一边说：“我一个老太婆，一不偷二不抢，怎么连捡个垃圾都不可以啦？”秦方站在原地，进也不是，退也不是，正尴尬着，幸亏手机响了，连忙装作接电话，招呼其他人拐向另一条路走了。

晚上吃好饭收拾干净后，秦方再次恳求老娘：“我说妈呀，现在你儿子我好歹是个镇领导了，你就别再出去捡垃圾卖钱了，你看你自己的退休金都用不完。而且你这么老年纪，天天在外面我工作也不放心啊。”老娘望望秦方说：“我的身体好得很，啥时要你端过饭拿过药了？还是白天那句话，我一不偷二不抢，靠自己的劳动挣钱，你说到底哪里让你丢面子了？再说，你爸又不在了，我在田里干了一辈子活，现在你让我天天一个人蹲在楼上，闷都闷死了，你希望我闷死啊？”

张堰中学高一学生王俊，家庭经济条件不好。为了学习围棋，父母特地斩鸡杀鸭，烧了一桌好菜，请王联耕老师赴宴，并让儿子拜王老师为师父。但酒菜烧好了，王老师却迟迟未到……

## 拜师酒

□陈侃

2012年冬，为教育事业奉献了一辈子的王联耕临近退休，放下了行政管理的工作，退居二线。对他而言，唯独放不下的有两样，一是学生，二是围棋。放不下学生，是因为他从投身工作到临近退休始终与学生为伍，与教育为伴；放不下围棋，则是因为他于2002年在张堰成立了青少年围棋俱乐部，成了张堰乃至金山青少年学习国粹围棋的带头人。

“咚咚咚！”

正做着教案的王联耕被一阵敲门声打断了思路，抬头看到门口站立的孩子时，又立刻露出微笑，轻声地说道：“是王俊呀，进来，快进来吧！”

王联耕对王俊非常熟悉，他是高一年级中家庭较为困难的孩子，但学习成绩却很好。他伸手摸了摸王俊的头，柔声说道：“王俊，有什么事情要跟老师说吗？”

王俊鼓起勇气抬起头说道：“老师，前天我爸爸是不是来找过您，他想今天请您去我家吃顿饭？”话刚说完，又低下了头。

王联耕看了看手表，又看了看眼前这个聪明的孩子，实在不忍心一口回绝孩子，便不确定地说道：“王俊，老师今天还有个会，不一定能过去。”说着，想了想又说：“你看这样好不好，如果会议结束得早，我就过来，好吗？”

王俊急切地问：“老师，您答应了？”王联耕点了点头，说：“不过，要

“不不，我当然希望你长命百岁，可是，可是……”秦方发现老娘虽然没读过几天书，但刚才说的三句话水平实在太高了，没半个让他反驳的漏洞，只好在心里叹口气，从公文包里拿出件黄色的马甲递给老娘说：“妈，那以后你就穿这件马甲出去吧，你看后面有‘环保志愿者’几个字，人家就把你当成为社区服务的志愿者了。”老娘接过马甲看看又摸摸，笑着说：“倒是挺好看的。那穿了它还能捡垃圾卖钱吗？”“可以可以，但是你不能乱翻垃圾，翻了也要整理好。上海规定7月1日后扔垃圾要分为四类，

## 小秘诀

□袁卫杰

我们家更要这么做。哪四类我来告诉你，第一类是——”

转眼几天过去了，这天，老娘问秦方：“小方啊，妈穿的志愿者衣服还有吗？我们老家拆迁前隔壁的李婆婆，还有后面的林阿姨都想要。”秦方顿时有点哭笑不得：“这件马甲有这么好？”

老娘听了哈哈一笑说：“自打妈穿了这件马甲，居委会和物业的人再也不赶了，有时候垃圾多了还笑眯眯地帮妈拎着送到地下室呢。”秦方一听，突然觉得这倒是全社会参与垃圾分类的一个好现象，说：“衣服没问题，明天多拿几件回来。妈，我觉得你以后也不要到别的地方去了，把李婆婆们组织起来，穿上黄马甲，就在我们小区里干，能卖钱的你们拿走，其它的帮助物业分好类。就是——”，秦方指

指家里的垃圾桶，“你们真的知道怎么分吗？我们发现连有些居委会的工作人员都还没分清哩。”老娘白了他一眼，说：“你娘读书没你多，但还是生出了个当镇领导的儿子，没那么糊涂！”

离7月1日正式实施垃圾分类的时间越来越近了，区长到镇里突击检查，秦方陪着一连看了几个小区，都觉得变化是有了，但是离真正分类还是有点距离。到了秦方家的小区，却发现每个投放点都有两三个穿黄马甲的老太太在现场整理，不但分得井井有条，还不时指点着扔垃圾的人。

区长来了兴趣，在门口问一个老太太：“老阿姨，你们的工作做得不错么，说说平时是怎么给垃圾分类的？”老太太抬起头说：“这太简单了，以前家里都养猪，喂，你看，猪能吃的是湿垃圾，猪不吃的是干垃圾，猪吃了会死的是有毒垃圾，卖了能买猪肉吃的是可回收垃圾。”

“哈哈……”区长听了不禁笑起来，“这个方法好，接地气，民间智慧啊！老太太，谢谢你啊。”区长又看看秦方说：“小秦，我要批评你了，还是没有深入基层啊。马上调查一下，这是群众自发的，还是居委会组织的？这么好的志愿者形式，这么接地气的民间智慧，为什么不在全镇推广？甚至可以在全区推广。”

秦方感觉脸上的汗又要淌下来了，愣愣地看着老娘一副得意的样子，心里嘀咕：我能说这是我老娘，这件黄马甲还是我给她的吗？

会。爸妈，我相信王老师不会嫌弃我的！”可是当他的眼角看见自家破破烂烂的客厅，甚至连吃饭的八仙桌也是那么破时，他又感到自己的想法无比幼稚。

第二天，王俊没去上学。因为，他怕到了学校，不知道该怎么面对王老师。于是，他做了人生的第一次逃兵。到了晚上，八仙桌上依然是满满的一桌子菜，虽然经过加热，但却都是昨晚的菜。王俊心里微微叹了口气，正想拿起碗筷时，母亲却说道：“人还没齐呢，你急什么？”

话刚说完，就见父亲引着王联耕老师走进了客厅。看到王俊坐在八仙桌旁边一动也不动，父亲立刻喝道：“小崽子，没见王老师来了吗，也不叫一声，还不快点把黄酒再拿去温一温！”

“嗯，王老师，您坐！我这就去温酒！”王俊顷刻高兴地站起身来，拿起黄酒要去温。

王联耕见状，立刻劝阻道：“王俊，老师不喝酒，不用去温了。还有，你爸跟我说，你想学围棋是吗？”王俊连忙点了点头。王联耕又笑着说：“那你跟着我，可要认真学哦。”

听到这，父亲连忙说道：“王老师，既然您都答应要收王俊做徒弟了，您怎么能不喝这杯拜师酒呢？王俊快去温！”

王联耕见实在拗不过，没等拿去温，就一把接过王俊手中的黄酒，猛喝了一口。王俊和父亲连忙惊呼：“老师，这酒还凉！”

王联耕却笑着对王俊说：“王俊，这拜师酒，不会凉！我只有一个要求，那就是既然要学就不能轻言放弃，这就跟做人一样，要持之以恒！”

王俊连忙说：“好，我一切听您的！”

